

丘淺次郎 著
張我軍 譯

煩
悶
與
自
由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序

本書是將著者曾經在中央公論，雄辯，太陽等等諸雜誌登過的文章裏頭，選集若干篇，整理次序，抽省重複處，而且加以多少修正的。因爲一篇一篇分開寫成的，故亦有看來題目和內容，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連絡似的東西，但是本來是出於同一腦筋的，故爲其基礎的思想，却都是一個；所以這樣排列比較着讀下去，便覺得恰像同一個根本思想，這裏那裏變着形狀跑出來似的。而且那個根本思想，是著者一個人的獨創的思索的結果，故不消說和別人們的意見不一致的處所也很多。十年前所寫的文章，此刻讀起來一看，絲毫也找不出可以更改的處所；這究竟是因爲著者的思考力，於十年之間沒有走進一步，或者是因爲著者所說的沒有錯誤，此事只有一任讀者去判斷的一法。

因了以教員爲職業的關係，登在甚至教員也不多讀，而教員以外的人則完全不讀似的教育雜誌的文章比較地多。所以將本書的內容分爲前，中，後三部者，蓋因以爲把這樣的文章集做一起，較爲方便故也。即將登在以一般的讀者爲對手的雜誌的八篇，置在前頭，將登在教育雜誌的八篇置在後頭，而將不能編入任何組的四篇，放入兩組之間。而所以將本書的書名稱爲煩悶與自由者，不過是從最近所寫的最長的兩篇的題目連繫而造出來的；不過將著者的根本思想稍爲明白寫出來的——雖然簡單得很——就是這二篇，所以拿來做全書的題目，我以爲這是最適當的。

集在這本書的文章裏頭，含着對於未來的豫言的，比較地多。大凡關於未來的豫想，論其性質，是因人而大異的；而著者對於人類的將來的意見，不是會與讀者以愉悅的；並且因爲和傳統的信條不一致的地方也多，所以嫌惡而反對的人，或因了職務上而反對的人一定不少，此事不消說是知道的。可是關於未來的事，未來一來到，究竟是對或是錯，任誰都可以明白知道，所以最好是候到那時候。錯誤的謬

論，非先取勝於未來尚未到來之前，就要失掉取勝的時機，所以用得着爭先恐後；但是有『的中』之希望的詭論，可以以『時』爲友，悠然等着。著者絕非信着以爲自己的說是對的，不過比於反對之說，覺得似乎少些錯誤的成分，所以對於駁擊，始終不與答覆，就算輸給牠了。希望本書的讀者，將這本書通讀一過之後，不要立刻把牠擲掉，容許牠暫時住在書架子的一角，而每過十年或二十年就把牠拿出來讀一遍。這就是正確地評定本書的價值的唯一的妥實的方法。

著者在自今十年前，曾聚集自明治三十五年到那時之間發表的文章二十篇，出了一本『進化與人生』去問世；現在這本書，由內容的性質說，應視爲是書的姊妹篇。那麼這裏所說關於本書的話，自然也可以適應於是書的；現在試把發行後十年的是書翻開來看，有這樣的句子：「假如俄羅斯或德意志有衰弱而滅亡下去似的事，奧地利與匈牙利諒不會結合着；其餘博西米呵什麼啦之類，說不定都要支離破碎」；這次的大戰，實際上正成了那樣子。又在同一文中說：「對於旅客懇款，決不

能看做是喜歡那個人種的。便是對於少數的旅客盡其懇款的國度，對於多數的移民也一定要反對；又說：『唱說和平主義的國度，固應褒牠一下，然若以爲牠是始終繼續這樣的，那就大錯特錯了，須知後日是充分有做敵國的資格的』；我覺得這也似乎恰恰可以嵌配某方面近時的事體。又在這一年前寫的戰爭與和平一文裏頭，說道：『此刻的戰爭，是非常地高價的，軍艦一隻就得費幾十萬元，子彈一顆就得費幾千元。費用是這般大的，故由經濟方面看來，戰爭並非容易可以來的……因此，戰爭這東西是幹不起的，從而也有人說，未來不會有戰爭；但是戰爭決不是以這一點道理就可止絕的』；後來大戰爭突發於歐羅巴，致嚇壞了堅然信以爲暫可沒有戰爭之類的人們，這正是那時以後十年的事。這樣掇拾來看，覺得恰恰豫言的中了似的事體，此外還很多；這些在當時，或爲識者所反對，或被默殺的意見，到後來都得了事實來替我說話。因此，本書所論的事，並非沒有或者有一樣的運命似的自信；然若從一方面看去，好談說年青時的能幹，是老人們共通的癡氣，所以把往

日寫的東西，自鳴得意似的再搬出來，這也許是著者早已入了爲時勢所棄的老人之伍的再確沒有的證據罷。

最後的二篇，不過是因爲覺得棄之不忍，故一併收之以爲著者的文體的樣式。

（譯者按：最後二篇就是『運動復古論』和『述懷』；譯者也覺得這二篇沒有翻譯的必要，所以不顧原著者的棄之不忍之意而割愛了。特此聲明，並希原著者和讀者原諒！）

九年五月 著者

目 錄

一	自然的報復·····	一
二	人不犯神神自作祟·····	一五
三	自由平等的由來·····	三七
四	新人與舊人·····	六九
五	題字，序文，校閱·····	八七
六	戰後的人類競爭·····	一〇五
七	劣民族的失與得·····	一二三
八	煩悶的時代·····	一四九

九	無境界之差別·····	一七九
十	固形的論理·····	一九三
十一	矛盾在那裏呢·····	二一一
十二	一種人生觀·····	二一九
十三	請以一代後爲目標·····	二二七
十四	先把辮子剪掉罷·····	二四三
十五	他力教育的危機·····	二五七
十六	疑的教育·····	二六五
十七	理科教育的根底·····	二七五
十八	重實用之弊·····	二八七
追加	現代文明的批評·····	二九三

一 自然的報復

一

能夠征服了自然，此事是人類之最引以為榮的。所謂文明，所謂野蠻，究竟也不過是把自然征服得多，或征服得少的不同而已。自從拿火任意燒東西，以至捕野獸以為家畜，養雜草以為穀物，這都是自然的征服；而到了十九世紀以後，自然的征服，忽而來得厲害；鋪設鐵道以征服大陸，駛巨艦以征服海洋；再進入二十世紀，終於坐起飛機，把天空也來征服了。拿水來點燈，燒炭來造冰自不消說，甚至使用電波，於遠距離之間也自由地通信，利用X放散線，連胎裏的小孩的骨頭也照出來了。又製造血清，把微細的病原生物征服，而且據說注射新藥「六零六」，連「斯比羅海特，巴爾里達」也可以絕滅了。這樣的，人類自以能夠征服了自然，

爲無上的本事，而大得意於文明的進步，而且往後也益發努力着爭先恐後的征服自然。

可是這裏有一個疑問。自然果是這樣地只爲人類所征服，而對此難道不會有圖謀報復似的事嗎？在我們得意着，自謂能夠征服了自然之間，牠不會恰像白蟻之蝕壞殿堂或寺廟似的，不絕地在看不見的地方，實行着報復似的事嗎？這樣的問題，在以今日的人類爲標準，單只看見現今的世上，心爲目前的勝利所奪，而一味謳歌着文明的人們，恐怕連心頭也沒有浮出過罷；然若遠察人類的過去的歷史，而探由下等的獸類時代，經過猿時代，野蠻時代，半開時代，終於達到了現今的狀況的變遷之跡，那麼對於這問題，我以爲只有答道：『的確如此！』的一條路。

二

『自然』，有一定的理法，破之者必受其罰。例如就人類的住所之陸地來看，若胡亂砍伐森林的樹林，而把山弄成和尚的腦袋，爲一時吸收而貯存雨水的自然之

安排就沒有了；所以每一次雨水連綿，便出一次洪水而至於把房子流掉，把橋樑陷掉。若濫捕小鳥類而把牠拿淨，那麼限制昆蟲類的繁殖之自然的工作就停止，而立見害蟲叢生，穀物的收穫大減，時或全滅。再則也有因為把海岸的森林砍伐，因而失了魚類的望之而來的蔭影，到了漁期也逮不到魚，近邊的市鎮因而衰落下去似的事。也有由工廠把污物流出河去，因而河口外的海裏不能生長蝦或海苔，以致該地的人們斷絕了產業似的事。這些都是因了無視了自然的理法，而受自然之罰的，只有說是自作自受的一法。這樣的過失，歷來無論何地都很多的罷，而且往後還時有的罷；而且這是因了智識不足，沒有先見之明而起的，所以跟着人智的進步，也可以逐漸避免同樣的過失，而已往的事，亦非不可以把牠補償過來而取消其結果的。若論自然對於人類所取的報復，這些算是最輕的了。

三

生物，有愈鍛鍊的體部愈強壯起來，始終被遮護的處所將逐漸弱下去的性質。

這是自然的理法之一，寄居蟹的頭與鉗子極堅固，反之爲介殼所遮蔽的腹部之皮，薄而且弱，也是爲此；人類的身體，不消說也不能脫出這種規則。然而人類，每經一次征服自然，而能夠任意使用起自然力的一部，就一次跟着細心地保護自己的身體，所以征服每多一次，人類的身體就稍爲弱一次了。開始用火，這是文明的第一步，是應在人類的開化史第一百特筆大書的自然的征服；可是自從東西煮熟了而後喫以後，人類的消化器就大形脆弱起來了。食物煮熟了而後喫的動物，人類以外一種都沒有；可是像人類般牙齒與胃腸弱的動物，也是人類以外一種沒有。打開衛生的著作來看，都是說，生水危險，故不可飲，欲飲之，必待煮開之後；但是尙未用火時代的人類的祖宗，是與別的一切野獸一樣，不消說是盡喝着沒有煮開的水而保其天年的；所以是自那時到今日之間，人類的體質變弱，弱到要有這樣的注意的了。穿衣服以禦凍冷，這也是人類之誇其異於別種獸類的地方；但因之，人類的皮膚，不消說是漸漸弱起來了。人類似的，僅由於一點寒暖的變化，就容易就傷風

的獸類，恐怕再也沒有了。到此日，忽而幹起冷水摩擦，但這無論如何已趕不上生下來一次也沒有幹過冷水浴的獸類的腳跟了。造屋子以禦寒暑，結街市以安住居，這也可以說是一切文明的基礎；可是因此，日夜吸着污濁的空氣，而呼吸器官逐漸弱下去，終於大家都害了肺病了。結核的『巴塞爾斯』，在克和沒有發見牠以前，也許任何時的世上都有了罷，所以有時一定也會跑入熊的肺裏罷，又有時一定也會跑入豬的肺裏罷；然而熊或豬却不悉數害了肺病。由此看來，肺病的原因，與其說是在結核菌，甯可說是在脆弱的人的肺，或者較為合宜。人類，安置暖氣管，設下煽風器，而在誇着說，任是怎樣冷的冬天的冷氣，怎樣熱的夏天的熱氣，以我的智力諒無不可以禦之者，這其間，自然爲報復此事，日以繼夜地非把人類的體質，從根底弄弱下去不能已的。自然的報復，始終是這樣地行於極隱微之間，所以普通的人沒有感到此事；但是，人類的工作，是一部的，部分的，表面的，反之，牠的工作是永久的，普遍的，根底的，故其結果可怕極了！而且結果的出現，至於使一般

的學者們手忙腳亂起來的時候，已是追之莫及，容易沒有回復的希望了。近來歐美諸國，大論着人種的衛生啦民族的改良啦，這大約是因為忽然感悟了長時間的自然報復的結果，已昭然出現着的罷。

四

醫術是與文明的俱進的，導野蠻人於文明，大多是先從醫術方面入手。又衛生這件事，也是跟着開化的進步而益被尊重的；大凡看一國民的衛生思想如何，就可以推測其國的文明的程度了。可是，對於這種要緊的醫術或衛生的進步，自然也好像是不斷地報復着。醫術一進步，昔日治不了的病也可以治好，消毒的方法一完全，外科手術也遞漸來得大規模；故從其救一個人的性命說，也許沒有不感激其進步的罷；然若試想一想，這事對於人類全體的生成的體質，將有若何影響呢？這裏自然似乎也決沒有不報復的。大凡生物體，對於些絲的傷與少量的毒物，具有自行治好，或者抵抗之之性質。像小刀傷或碰傷，不知不覺地自然好起來；少量的腦

溢血，或肺炎的停滯於氣胞內的液之類，則使置之不理，亦自然而然被吸收淨盡；又如對於一度輕輕害過的病，可以得到免疫性之類是其例；而醫術的治療，有二種辦法，一是單只保護患者待其自然地回復；一種是以人力補足患者的回復力或抵抗力之不足處，俾保其性命。而以人力補助回復力或抵抗力不足的體質，使其保持常人的壽命，這種辦法，人類總平均的體質要多少降低是不待說的罷。像血清療法，自其救助個人之術說，也許是大成功的罷；但是持有藉人力始能抵抗病毒的體質的人，較之持有生成就自然能抵抗其病毒的體質的人，強壯的程度不消說是低劣；故若依靠血清的注射以治療或預防病的事行得久而且廣，那麼就不得不視為人類全體的健康，極微細微細地降低下去的；而若人類生成的抵抗力逐漸減少下來，則在未來，難道不會有為向來於人身無害的細菌所侵犯，以致新的病的種類陸續增加似的事嗎？血清療法或化學療法充分進步，市政公所的照料也來的完全，今天種痘，明天實扶的里的血清注射，後天腸蜜扶斯的瓦克丁療法，大後天發疹蜜扶斯，

大大後天又是猩紅熱：這樣地連下層的人民也被強制實行的時代，難道不會有生出幾種不知名的新的傳染病，而害病的機會反而多於今日似的事嗎？這些固然是杞人憂天，而此刻實難說出一個的確的話，不過若是看到此刻的醫院，到處盡皆滿員，那麼，恐怕不能保證將來決不會有這樣的事的了。

以上所說，是直接關於人身的事，故與前面的砍掉森林，因而出洪水之類不同，在自然的報復之中，算是嚴重一層的，但是這也決不是沒有防禦的方法。譬如關於衣食住，往後若改成合乎自然的理法，常常使消化器也消化些硬的東西，一如使愛兒去旅行似的；使皮膚也儘量地去忍受風吹雨打，一如爲使其喫他人的飯，把年青的人弄出去做事情似的；屋子之類，也帶着一點庭院，不要過於密集，而若時時能呼吸着稍爲新鮮的空氣生活着，那麼也許多少可以免於益發弱下去的罷。又如寄居蟹的腹皮雖然柔弱，但是只消伏在介殼裏頭就安全似的，人類，身體雖然漸漸壞下去，但是只消保護的方法充分備着，也不一定馬上就發生危險。不過，猶之乎

寄居蟹無論走到那裏，都得拖着介殼一塊兒去似的，非不斷地備帶許多的性命保存用品不可，生活因之變成非常複雜，而居常不得不分心於多方面：要是這一點麻煩可以忍耐，就算可以了。然則，所謂自然的報復，若單是對於人類的外圍，或對於人類的身體其物的，也就無須乎絕望了。固然也用得着儘量地注意着去防牠，俾往後不再蹈向來的覆轍，這無論從得失上或自衛上着想，都很要緊；不過則使不能充分防禦自然的報復，也沒有遽然大難臨頭的事，故或者還有多少工夫可以慢慢地研究民種改良學之類，而交門其理論罷。

五

自然的報復之最劇烈而最慘酷的，是基因於人類的社會生活之不合理之點。這與其說是對於人類的征服的直接的報復，不如說是自然抓住人類的社會制度的缺陷而行的間接的報復；而若社會的制度永遠儘此刻的繼續下去，那就任防也防不了。自然，不消說沒有捕捉他人的缺陷之類的人類似的性質的。所謂落花有心，是看者